

律
疏
補
書

律集前書

避暑錄話卷下

宋葉少蘊著

明毛晉訂

程光祿師孟吳下人樂易純質喜爲詩效白樂天而尤簡直至老不改吳語與王荆公有塲屋之舊荆公頗喜之晚相遇猶如布衣時自洪州致仕歸吳過荆公蔣山留數日時已年七十餘荆公戲之曰公尚欲仕乎曰猶可更作一郡荆公

大笑知其無隱情也

元豐間道士陳景元博識多聞藏書數萬卷士大夫樂從之游身短小而偃師孟嘗從求相鶴經得之甚喜作詩親携往謝末云收得一般瀟灑物龜形人送鶴書來徐舉首自操吳音吟諷之諸弟子在旁皆忍笑不能禁時王侍郎仲至在坐顧景元不覺失聲幾仆地

柳永字耆卿爲舉子時多游狹邪善爲歌辭教坊

樂工每得新腔必求永爲辭始行于世于是聲
傳一時初舉進士登科爲睦州掾舊初任官薦
舉法不限成考永到官郡將知其名與監司連
薦之物議喧然及代還至銓有摘以言者遂不
得調自是詔初任官須滿考乃得薦舉自永始
永初爲上元辭有樂府兩籍神僊梨園四部絃
管之句傳禁中多稱之後因秋晚張樂有使作
醉蓬萊辭以獻語不稱旨仁宗亦疑有欲爲之

地者因置不問永亦善爲他文辭而偶先以是
得名始悔爲已累後改名三變而終不能救擇
術不可不慎余仕丹徒嘗見一西夏歸明官云
凡有井水飲處卽能歌柳詞言其傳之廣也永
終屯田員外郎死旅殯潤州僧寺王和甫爲守
時求其後不得乃爲出錢葬之

秦觀少游亦善爲樂府語工而入律知樂者謂之
作家歌元豐間盛行于淮楚寒鷗萬點流水繞

孤村本隋煬帝詩也少游取以爲滿庭芳辭而
首言山抹微雲天粘衰草尤爲當時所傳蘇子
瞻于四學士中最善少游故他文未嘗不極口
稱善豈特樂府然猶以氣格爲病故常戲云山
抹微雲秦學士露花倒影柳屯田露花倒影柳
永破陣子語也

富鄭公爲樞密副使坐石守道詩自河北宣諭使
還道除知鄆州徙青州讒者不已人皆爲公危

懼會河北大饑流民轉徙東下者六七十萬人
公皆招納之勸民出粟自爲區畫散處境內屋
廬飲食醫藥纖悉無不備從者如歸市有勸公
非所以處疑弭謗禍且不測公傲然弗顧曰吾
豈以一身易此六七十萬人之命哉卒行之愈
力明年河北二麥大熟始皆襁負而歸則公所
全活也于是雖讒公者亦莫不畏服知不可撓
而疑亦因是浸釋公在政府不久而青州適當

此變嘗見其與一所厚書云在青州二年偶能
全活得數萬人勝二十四考中書令遠矣張侍
郎舜民嘗刻之石余舊有模本今忘之不復見
裴休得道于黃蘗圓覺經等諸序文皆深入佛理
雖爲佛者亦假其言以行而吾儒不道以其爲
言者佛也李翱復性書卽佛氏所常言而一以
吾儒之說文之晚見藥山疑有與契而爲佛者
不道以其爲言者儒也此道豈有二以儒言之

則爲儒以佛言之則爲佛而士大夫每患不能
自求其所聞必取之佛故不可行于天下所以
紛然交相詆卒莫了脫其實也韓退之荅孟簡
書論大顛以爲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
物侵亂胸中無隔礙果爾安得更別有佛法是
自在其說中而不悟退之原性不逮李翱復性
書遠甚蓋別而爲二必有知者然後信之李翱
作復性書時年二十九猶未見藥山也然求于

吾儒者皆與當時佛者之言無二故自言志于
道者四年則其學之久矣然無一言近佛而猶
微外之與老莊並列蓋以世方力詆其說不可
與之爭亦不必爭故爾吾謂唐人善學佛而能
不失其爲儒者無如翱若王縉杜鴻漸以宰相
傾心爲佛事蓋本于因果報應之說猶有意徼
幸以求福乃其流之下槩而王摩詰白樂天爲
佛則可矣而非儒也是召干戈而求不鬪雖欲

使退之不作可乎孟簡反欲乘其間而屈之亦
陋矣復性書上篇儒與佛者之常言也其中篇
以齋戒其心爲未離乎靜知本無有思則動靜
皆離視聽昭昭不起于聞見而其心寂然光照
天地此吾儒所未嘗言非自佛發之乎末篇論
鳥獸蟲魚之類謂受形一氣一爲物一爲人得
之甚難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使人知年非深
長而身爲難得則今釋氏所謂人身難得無常

迅速之二言也。翺言之何傷而必欲操釋語以誨人，宜其從之者既不自覺而詆之者亦不悟其學之所同也。

宋武帝與殷仲文論音樂云：「正恐解則好之，此言極有味也。世之好飲者必能飲，好奕者必能奕，未有不知酒味而強飲，未嘗學奕而自喜爲奕。凡事皆然，欲求簡靜安閑，莫若初無所解，解而好，非有大勇不能絕也。吾少不幸溺于多聞而

喜窮理每一事未曉夜不能安枕反覆推研必
欲極其至而後止于是世間事多得曲折中歲
恐流于多事始翻然大悔一切埽除願爲土木
偶人苟一念暫起似有分別起滅卽力止之若
觸芒刃若陷機穽數十年來此境稍熟覺心內
心外真若無物所未能遽去者唯此數百卷書
爾更期以年歲當盡棄之以無知求有知易以
有知反無知難使吾不早悟蔽其所知而不返

雖欲求此須臾之適其可得哉

張安道與歐文忠素不相能慶曆初杜祁公韓富
范四人在朝欲有所爲文忠爲諫官協佐之而
前日呂申公所用人多不然于是諸人皆以朋
黨罷去而安道繼爲中丞頗彈擊以前事二人
遂交怨蓋趣操各有主也嘉祐初安道守成都
文忠爲翰林蘇明允父子自眉州走成都將求
知安道安道曰吾何足以爲重其歐陽永叔乎

不以其隙爲嫌也乃爲作書辦裝使人送之京
師謁文忠文忠得明允父子所著書亦不以安
道薦之非其類大喜曰後來文章當在此卽極
力推譽天下于是高此兩人子瞻兄弟後出入
四十餘年雖物議于二人各不同而亦未嘗敢
有纖毫輕重于其間也

張友正鄧公之季子少喜學書不出仕有別業價
三百萬盡鬻以買紙筆蹟高簡有晉宋人風味

尤工于草書故廬在甜水巷一日棄去從水櫃街僦小屋與染工爲鄰或問其故荅曰吾欲假其縑素學書耳于是與約凡有欲染皂者先假之一端酌二百金如是日書數端米元章書自得于天資然自少至老筆未嘗停有以紙餉之者不問多寡入手卽書至盡乃已元祐末知雍丘縣蘇子瞻自揚州召還乃具飯邀之旣至則對設長案各以精筆佳墨紙三百列其上而置